

长工传说故事

江苏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编著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长工传说故事

江苏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編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长工传说故事

江苏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编

*

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〇〇一号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三号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 7/8 字数 36,000

一九六四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六四年七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

责任编辑：楼登林

封面设计：胡世德

前 面 的 話

这本集子里，有长工的传说故事，还有手工业工人、船工的传说故事等。它们是旧社会里劳动人民反抗阶级敌人的口头文学创作。这些故事，爱憎分明，情节生动，深刻地揭露了剥削阶级的贪婪、凶残、狡猾而又愚蠢的本质；热情地歌颂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勇气，表现了当时人民的愿望和乐观主义精神。

集子中十六篇故事，都是从江苏地区搜集的，其中有些是新搜集整理的；有些曾经发表过，又由搜集整理者作了一些必要的加工或重新整理。不妥之处，请大家批评指正。

編 者

一九六四年四月

目 录

长工王三·····	1
兄弟俩做长工·····	5
打馬作揖·····	11
打狗·····	13
猫和瓢·····	15
戴虬牛·····	17
分庄稼·····	22
撞河蓬·····	25
县大老爷查荒·····	27
报晓鸡·····	29
紅梅图·····	32
楊阿五·····	35
打莫承管·····	40
反大尺·····	44
紡織娘·····	48
船工的故事·····	52

长工王三

有家富贵人家，姓杨，很刻薄，在他家帮工，做死做活，饭也吃不饱。到年脚下算工钱，一把钉耙弄掉一个齿，赔多少，一只稻籼磨破一个角，扣多少，算来算去，总拿不到一个小钱回家。

有个长工，叫王三，听见了，跑得去，对主家讲：

“我到你家做长工！”

主家一看，王三长得身强力壮，说：

“好格！”

“这次要讲好，我有一桩做的不好，你不把钱；假如我做得好，你不能回我，你回我，做一天，也要算一年工钱！”

主家想想，你做的再好，我讲不好，你还是拿不到，说：“就这个样子。”

王三说：

“你家可有规矩，你交代我啊！”

“你要听我的话，我不说，你不要瞎动！”

“你叫我向东，我不向西！”

“就这个意思！你困去吧！”

好，困到明天，太阳老高了，王三还不曾起来，在床上唱山歌，喊号子。主家急煞得：

“王三，这刻你还不起来，你这人还能做长工！”

“噢，你说过格，你叫我困，我就困；你不叫我起来，我就起来了？”

主家没得话说，气煞得：

“你明天早点起来！”

“我凡事要比你早一点？”

“就这个意思！”

好，明天一早起来，他啊，什么事不做，在天井里跑来跑去。主家架子大哩，白天，还睡在床上，丫头要给他送早茶。丫头走到天井里，王三看见了，说：

“我去送！”

丫头说：“好，你送就你送！”

王三拿到手里，一望，白酒冲鸡蛋！好，正用得着，几口就吃掉了。

主家起来，等早茶吃，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问丫头了：

“今朝忙昏头了，早茶也不弄来？”

“有的，早弄好了，王三送的！”

主家一听，喊王三：

“王三，我的早茶呢？”

“给我吃掉了！”

“啊，怎么把我的早茶吃掉格？”

“噢，你说过格，凡事比你早一点。吃早茶也不要比你先吃吗？”

主家气煞得，眼珠都突出来了：

“我家吃东西有规矩，我吃过，奶奶吃，奶奶吃下来，给小少爷吃，小少爷不吃了，才轮得到你吃！”

王三说：“晓得！”

过了一天，主家有个亲眷，送礼来了，一大挑糕点茶食。刚巧，主家不在家，只奶妈抱着个宝宝在旁边，王三一看，说了：

“啊，这么多东西，全是把宝宝吃的啊！”

那主家的儿子才会说几句话，连说：“我不吃，我不吃！”

王三说：“我来挑进去！”

他一挑，挑到自家房间里，一声不响，几天就把它吃光了，主家也不曾晓得。

这天，主家到这家亲眷家去，谈谈家常，这家亲眷说了：“前天送点小礼，不成个意思！”

主家两眼直翻，心想，不曾收到过东西嘛，家来问了。

奶妈说：“有格，王三拿进去了。”

再问王三。王三说：

“有格！”

“东西放在哪块？”

“给我吃在肚里了！”

主家跳起来了：“这东西也轮得到你吃？”

王三说：“不格，我是依你的话吃格。我问过小少爷，他说，不吃，不吃。你问问奶妈，可有这句话！”

奶妈说：“这倒说过格！”

王三说：“噢！不错吧？”

主家一听，气得象只疯狗：“啊，你这人还能用，快给我滚！”

王三说：“好，你叫我走，把一年工钱给我，我走！”

主家没得办法，只好算把他。

口述者：張寿山(男，62岁，靖江县

越江公社江防大队)

搜集者：唐明庚 华士明

整理者：华士明

兄弟俩做长工

从前，有一家人家，兄弟两个。

一年春天，老大到地主家做长工。地主说：

“我是一个宽厚人，工钱不比人家低，做满一年，九两银子。不过，在我家做长工，有个规矩：我叫你做甚呢就做甚呢，一样做不来，扣三两银子。”

老大是个好把式，哪样生活顶不下来！一口不阻，答应了。

老大做长工，一做做到十月中，田头、场头，样样做得刷刷括括^①的，地主找不到岔子。一天，五谷杂粮全上场了。地主说：

“伙计呀，马上粮食要进仓了，你把仓房角落放在太阳底下晒晒。”

老大一听，呆住了：

“仓房角落怎能放在太阳底下晒呢！”

“这个生活你做不来？”

“做不来！”

“好，扣你三两银子！”

① 刷刷括括的，即干净俐落的意思。

老大做长工做到冬月里，一天，地主叫老大打扫院子，院子里有几口荷花缸，大的大，小的小。地主说：

“伙计呀，你把大缸放在小缸里，院子也宽敞些。”

老大一听，又呆住了：

“大缸怎能放在小缸里呢！”

“这个生活你做不来？”

“做不来！”

“好，再扣三两银子！”

老大做长工做到腊月里。腊月里家家户户忙过年。地主一家欢欢喜喜，老大苦苦凄凄。一做做到年三十晚上，老大心里盘算：劳劳碌碌苦了一年，挨到天晚，总还有三两银子，拿回去，买柴买米，兄弟两个过个年。

这天，吃过中饭，地主叫老大杀猪。杀猪就杀猪，一刻功夫，把猪打当好了，刚刚动手剥肉，地主捧着个水烟筒出来了，说：

“伙计呀，给我割一块肉，这块肉要不多不少，跟我头一样重，不准多一两，也不准少一两。”

老大一听，又呆住了，朝地主望望：

“这个肉怎样剥法！”

“这个生活你做不来。”

老大把刀一放：

“做不来！”

地主说：

“再扣三两，三三见九，九两工钱两清。伙计呀，不是我刻

薄，大家有言在先。”

老大一气，回去了，一五一十告诉兄弟。老二劝解一番，兄弟俩无柴无米过个穷年。

年一过，老二到地主家做长工，地主说：

“我是个宽厚人，工钱不比人家低，做满一年，九两银子。不过，在我家做长工，有个规矩：我叫你做甚呢就做甚呢，一样做不来，扣三两银子。”

老二蛮爽快：

“好，一句话！不过，我给人家做长工也有个规矩：我照你的话做，你就不能回嘴，你一回嘴，我工钱就加倍。”

地主想了一想，说：

“好，也是一句话！”

老二做长工，一做做到十月中。五谷杂粮全上場了，地主老毛病又来了，对老二说：

“伙计呀，马上粮食要进仓了，你把仓房角落放在太阳底下晒晒。”

老二说：“行！”搬个梯子，上了仓房，“嘩喳”“嘩喳”拆房顶。地主一看，气死了：

“哪个叫你拆屋的呀！”

老二说：

“把仓房角落放在太阳底下晒晒，不是你吩咐的嘛！”

地主急了：

“你，你，你……”

老二说：

“你回嘴啦，你回嘴我就不拆。”

地主一楞，咬咬牙：

“我——我不回嘴！”

老二把仓房顶拆光了，地主气得心窝疼，可又说不出口。

老二做长工做到冬月里，一天，地主叫老二打扫院子，院子里还是那几口荷花缸。地主说：

“伙计呀，你把大缸放在小缸里，院子也宽敞些。”

老二说：“行！”拿起榔头就砸缸，“荒郎”一声，一口大缸砸碎了。地主气死了：

“哪个叫你砸缸的呀！”

老二说：

“把大缸放在小缸里，不是你吩咐的嘛！”

地主急了：

“你，你，你……”

老二说：

“你回嘴啦，你回嘴我就不砸。”

地主气得直抖，咬咬牙：

“我——我不回嘴！”

地主瞪着眼，看着老二把几口大缸砸得粉粉碎。

老二做长工做到腊月里。腊月里家家户户忙过年，地主一家气鼓鼓，老二心里乐呵呵。到了年三十晚上，吃过中饭，地主叫老二杀猪。杀猪就杀猪吧，一刻功夫，老二把猪打当干净，刚刚要剥肉，地主出来了：

“伙计呀，给我割一块肉，这块肉要不多不少，跟我头一样



重，不准多一两，也不准少一两。”

老二说：“行！”嘴说，一刀砍下猪头，朝地主面前一掼：

“呸，就这一块！”

地主牙一呿：

“嗨，嗨！猪头跟人头一样重，哪个相信！——伙计，这桩生活你做不来啦！”

老二说：

“别慌嘛，我才做了一半！你这个头也拿来，称称看，包你一两不差。”

嘴说，一手抓着地主领头，一手举刀要砍。地主头一缩，象个乌龟，连连央求：

“动不得！动不得！”

老二不放手，说：

“刹一块肉跟你头一样重，不是你吩咐的嘛！”

地主两手捂住头，不敢开口，老二把刀一扬：

“我就剝啦！”

地主说：

“我回嘴啦，我回嘴啦！”

老二说：

“有言在先，工钱加倍！”

地主只好答应：

“加倍，加倍！”

地主掏出十八两银子，老二放下地主，拿了银子回家，又买柴，又买米，兄弟两个，欢欢喜喜的过了个快活年。

搜集地点：建湖县

搜集整理者：周正良

打馬作揖

从前，有个穷人，欠了财主一笔债，还不起，逼得到财主家去做长工，这人年纪老了，又有病。财主不管，六月天，太阳毒煞得，也不让他歇一歇。

有天，长工实在撑不住了，躲到树荫底下吹吹风，才跑去，财主看见了，拿起鞭子就打。长工又有病，又是累，再给财主一打，回去没几天，就死了。

财主把人打死了，不算，还说债没还清，又把长工的儿子拉得去做小长工，替他家喂马。那时候，“有钱便是理”，小长工晓得老子是被财主逼死的，哪块讲理去！只得把怨气咽在肚里，等时机报仇。

有一次，财主要出门，叫小长工牵马。他把财主扶上马，才要转身，“豁煞”，头上就挨了一鞭子。

“你个细贼，我家几辈的规矩，主人出门，谁都要打个躬，作个揖送行，轮到你倒不守规矩啦！”

挨他一打，小长工气得哭也哭不出，回头越想越气，想想，想想，倒给他想出个主意来了。

从这天起，小长工再去喂马，可客气了，跑到马跟前，双手一拱，先要对马作个揖，作过揖后，马上拿根木棍子，就拼命朝马屁股上捶。马扣在桩上，跑不掉啊，被他打得直蹦直跳的，

一直捶得手酸了才歇手。

就这么天天作揖，天天打，一打打了个把月，到后来，馬只要一看见小长工来作揖，就吓得直蹦直跳的。

这一天，财主又要出門了，喊小长工：

“牵馬來！”

“来了，来了！”

财主上了馬，正要扬鞭，小长工就双手一拱，规规矩矩对着馬作了揖。

哪晓得，馬看见小长工作揖，吓煞了，一蹦几尺高，放开四个蹄子就奔。财主不曾防备有这么一手，身子一歪跌下来。刚刚有只脚套在馬蹬子里头，拿又拿不脱，摔也摔不掉。馬可不肯等他噢！拼命跑啊，跑啊，财主就这么挨拖死了。

口述者：楊忠歧（男，24岁，学生，靖江县中医院）

搜集整理者：郭寿明 吳根元 王国良